

夜读偶记

虹影：当世界变成辣椒

| 万丽君 文 |

《当世界变成辣椒》是作家虹影的美食随笔集。虹影喜欢辣椒——不仅喜欢辣椒黄红紫绿、亮闪闪的色泽，也喜欢辣椒甜中带麻、麻中带针的多变，喜欢辣椒的尖圆长短，还喜欢辣椒的猛烈和牵肠挂肚。她的人生，其实也像一颗小小倔强的红辣椒——18岁离开家乡，走过万水千山，从重庆流浪全国各地，辗转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用手中的笔闯出自己的天地。

书中写道：“做作家，对我来说，像是马拉松长跑，早跑的路途中，绝不要停下，一直向着道路而去。做美食，对我来说，像在长跑途中，喘一口气，喝一口水。”但实际上，即便是喘一口气，喝一口水，作者也非常讲究。无论做什么菜，她都讲究以下四条原则：第一，必须新鲜；第二，简单，保留其原味；第三，应该创新，举一反三；第四，盐是做菜的根本，能让菜千变万化。

翻开《当世界变成辣椒》，扑面而来的就是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罗宋汤、鱿鱼意大利面、火腿沙拉、咖喱卷心菜、芒果芦笋辣椒沙拉、油梨果西红柿小黄瓜沙拉、生火腿奶酪土豆沙拉、意大利豆子香肠汤、木瓜葡萄甜点、香叶辣椒烤鸡肉、四川手撕鸡、清水豆腐蘑菇菠菜汤、圣女果米饭……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菜肴她全部都会做，仿佛信手拈来，而且还认为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做的菜。上述的每一道菜，书中描述了它的做法，特别是对蒸炒煮焖等时间的把控，作者很是精确严格，如意大利豆子香肠汤，她建议17分钟香肠就该捞起，煮久了不好吃；再比如香叶辣椒烤鸡翅，烤29分钟足够，前一刻大火，后稍调小，时间到了，上桌前再淋上柠檬汁。

初读《当世界变成辣椒》，读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作者高超的厨艺，对美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那些普通的食材在她手里摇身一变，变成了饭桌上的佳肴，看起来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再读这本书，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作者对母亲、父亲的思念，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她母亲做的冬苋菜稀饭和父亲做的清明粳。母亲还曾传授她秘诀：“料得新鲜、菜要嫩，用瓦罐和山泉水，最紧要是要有好的心境。”母亲去世后，姐姐问她想吃什么，她脱口而出的就是冬苋菜稀饭。父亲去世后，有一回她还梦到父亲做清明粳给她吃。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刻意渲染这种惆怅，甚至只是淡淡的，只言片语，但就像辣椒，一边让人为之流汗流泪，一边直逼往事的深渊。也许童年的饭菜真的那么好吃吧，或许只是因为回忆，因为

思念，因为孤独，那些过去了的，在饥饿童年的滤镜下，成为亲切的怀恋。

认识虹影这个作家，开始于她的自传小说《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那是一个饥荒年代，童年的她饱受饥饿折磨，不仅仅是食物方面的饥饿，还有精神上爱的饥饿。作为私生女的她饱受非议，被亲人疏离的痛苦，迟到的父爱母爱，苦闷、彷徨、放纵、孤独，无不令读者为之叹息。而在《当世界变成辣椒》中，作者已经不再饥饿，承受过去失去双亲的痛苦，经历过婚姻的变故，她一步一步勇敢坚强地往前走，最终和真正爱的人结婚，变成了一个内心柔软的母亲和厨娘。她在世界各国游历，尝遍各地美食，自己做菜，做菜给朋友吃，还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家做菜窍门。

严歌苓说：“虹影在此书中画出她游历世界的美食地图，也画出她成长和情感的地图。”确实，一个人的作品也是一个人的人生，美食对作者来说，是生活的细节。她写《当世界变成辣椒》，正如她做美食时的惬意，看上去是那么毫不费力，随手一撒便是一堆珍珠，供读者去捡拾，去珍藏。

《当世界变成辣椒》，虹影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

上架新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68元
李一冰 著
《苏东坡新传》



《苏东坡新传》，考证巨细无遗，参考了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历史资料。李一冰再现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大文豪的标签之下，让我们看到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如何用旷达的韧性去面对被贬谪困厄、虎口余生的命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8元
李佳川、季冲、胡烨译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人的疆域》



在这本笔记集中，埃利亚斯·卡内蒂以随笔的形式，提炼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的本质。简短的话语结合了文学与政治，历史与当下，用尖锐的批判刺激着我们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思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8元
王隽妮译
(英)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著
《巴赫传》



还原巴赫的真实人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位音乐巨匠留下的一手史料极其有限。加德纳的写法打破了传统传记的编年体例，将历史、政治、音乐和作者个人经历联结于一体。作者强大的音乐功底、史料整合分析能力和真诚的自我袒露，共同成就了这本难得一见的音乐书写佳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9元
余梦娇译
(日)园子温 著
《用电燃尽欲望》



作为日本影坛的“异端”，园子温以生猛、激烈的电影语言，撕毁并重塑人们关于什么是电影的既有想象。这本书是导演的第一本随笔集，从个人的创作经历出发，讲述对电影艺术的独特思考。

百草园书店提供

书人书事

一生只写一首诗
关于张羊羊《大地公民》

| 翟业军 文 |

人的心性真是各个不同。就写虫子吧，在鲁迅的失去了的百草园里，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是一个万物有灵、有理的喧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背后站着一位看穿了人世间的万般诡诈、丑恶却不会被改变一分一毫的天真诗人。周作人也喜欢写虫子，书本里的虫子，作为掌故的虫子。就像是写虱子，他一定要从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说到《四分律》中的虱子，再说到小林一茶俳句里的虱子：“虱子啊，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书本、掌故中的虱子妙趣横生，但它们要是真的爬到知堂身上的话，他也许要懊恼、恶心的吧——真实的虫子令知堂生厌、恐惧，书本、掌故才是他的百草园。

《大地公民》也是写虫子、兽物的，张羊羊的写法介于周氏昆仲之间：动物不只是他抒情的灵媒，他还要追索它们的来龙去脉，钩沉它们在书本、掌故中的踪迹；他热衷于搜寻作为知识、传说的动物，作为知识、传说的动物又以真实的动物作支撑，它们一起组构成一种既是真实又出于想象、既在那里又绝不只是在那里的丰富的动物、灵动的动物。

坚决地走在这一条中间道路上，张羊羊描画出崭新的天地、天空、河流，大地上羊吃草，天空中燕子飞，河流里鱼“跃”地一声跃出了水面，这不就是鸢飞鱼跃？这里的鸢飞鱼跃只

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去想象就好了，无关乎宋明理学，或者说，只有跟“比德”传统一刀两断，鸢才能飞、鱼才能跃，它们这才是“大地公民”。张羊羊的“大地”拒绝人类踏入，就连他自己，也只能艳羡地看着这个清澈、温暖到绝对异己的世界。《自序》中就有分明的揭示：“它们在我们身边飞着，跑着，游着，很快乐的样子，它们觉得我们善意，是朋友，却不曾想我们给它们的大多数起了一个总的名字：野味。”就是这一份狐疑让我看清一个事实：张羊羊温和、古道热肠，其实是有“刺”的，古怪的，在他那里，有些基本原则坚决不能让渡，就像“大地”不允许被玷污一样。

《诗经·蟋蟀》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李后主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草木、虫鱼、鸟兽的生命总是匆促的，它们朝生暮死，人类短短的一瞬也许就是它们的一生。对此宿命，一直在用彩色蜡笔画下树熊和它的浆果一样的梦的张羊羊领会尤其深、痛，他知道他所钟爱的对象的迅疾的生死，他更从它们迅疾的生死中，提前遭逢了自己的终极命运。于是，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谋划着自己的未来。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设想要生一个属羊的孩子；这个并不属羊的孩子刚生下没多久，他又设想孩子很快就能长大，因为长大了就能陪他喝酒。他的谋划真是匆忙，以致才过了四十，他的牙齿就差不多

掉光了，好像一步抵达老境。不过，苍老的外表下还是有着一颗倔强的童心啊，而苍老与童心的辩证也像极了这些“大地公民”：它们一派天真，其实离死亡并不遥远，它们也许很快就死了，但它们依旧一派天真。所以，“大地公民”就像是一个个结晶体，清晰地揭示着一切有生的命运——仿佛有一道阳光照在上面，格外澄澈。刻写下这些结晶体的张羊羊是感伤的，因为美好的东西就是不能在时光中静止；又是坚强的，因为他勇敢地迎向它们以及自身的命运，他就像加缪笔下的“荒诞的英雄”。

前年的张羊羊作品研讨会上，我和其他朋友对他提出“中年变法”的问题，希望他突破自身的同一性，写出“杂色”来。他是沉默的，此一沉默，我解读为温和却斩决的拒绝。会后，我思索了很久，大概懂得了他的坚持：时序去如流矢，就跟几个投缘的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就老了；人生宛如飞蓬，就反复书写着自己忘不了、放不下的“大地公民”，写着写着就是一辈子了。生年不满百，短短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只能写一首诗。能爱了一个人，能写出一首诗，这一生就完成了，就值了，不是吗？

这是我给张羊羊写的第三篇“跋”。我想，一再让我写“跋”，也是“一生只写一首诗”的一个小小注脚。

《大地公民》，张羊羊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